

大众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及思考^①

胡 军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文化大众化背景下,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一些困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首先应该体现出对人文性教育的坚持;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强化学生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文本阐释方法的更新。

关键词:大众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文性;对话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149-03

Status and Think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in Popularization Age

HU 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ulture there are puzzl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teach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first embody its consistent education of humanism. Secondl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ext reading abi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ir text interpretation method updated.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umanism; dialogue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的决策,自此,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走上超常规发展道路,进入到大众化教育时代。另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随着商品意识向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入地渗透、扩张,代表着商业和市民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霸权力量,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的“宰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文为特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陷入了尴尬境地。

教学的困境往往不是来自教育者和学习者,而是来自社会。在精英教育时代,文学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学生文学兴趣很浓。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逐渐缩小,文学作为专

业学科的魅力在慢慢减退,很多学生入读中文系,多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并非出于对文学的理想与热情。在就业压力逼迫之下,他们重实用,轻素质;重功利,轻人文,对英语、计算机等各种能发挥就业效果的等级证书的追求远远大于对文学的喜爱。与此相关的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式,很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变了过去专门以培养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代之而起的是对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的强调,在压缩专业必修课课时的同时,增设实用文秘、新闻传播、广告文案等选修课程,以拓宽专业口径。另外一个让人堪忧的现象则是,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笼罩下,文学纯审美功能逐渐被消解,娱乐功能却被无限放大,从90年代以来所流行的“小女人散文”、“美女文学”到当下大行其道的“手机文

① 收稿日期:2010-01-22

基金项目:湖南工业大学教学改革课题“大众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及对策”(09E10)

作者简介:胡 军(1971-),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学”,以及各种“网络文学”无不对以经典、严肃文学为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全民娱乐”的氛围中,要让学生对鲁迅、郭沫若、巴金、穆旦、张承志、史铁生等人产生兴趣,实在是件困难的事。

面临着这样的处境,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从教者,都不免有些茫然。“文学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学文学?”诸多类似的天问甚至会让我们的染上一点虚无主义情绪。然而,王晓明先生的质问——“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1]——又逼使着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文学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我们希望学生从文学教育中获得什么?我们究竟怎样给学生讲授文学?要回答上述问题,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一是要坚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基本原则;二是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革新。

二

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大学培养的特点。陈思和认为:“大学之大,既非大楼之谓,也非大师之谓,关键在于有大气象。教书育人,立德在先,有大气象灌注胸中,犹如天火传播人间,人类由燧人氏起脱离鸟兽群,走上文明进化之路;对青年学子而言,大学乃启蒙之地,思想解放之起步。”^[2]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基本原则体现为以“大气象”育人。而这“大气象”是指文学所独具的不可替代的人文性,它包括文学的智慧、审美和想象以及始终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等。

近年来,大学里的文学教学随着体制化过程的加剧,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较为流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国家有关法规及教育管理部门对本科教学的制度化要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本科教育的专业标准,是“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意见中,也明确指出,本科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这些制度化的教学要求有相当务实的社会功利性和实用性。作为对包括理工科在内的学科的原则性要求,它们自然有突出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很自然地没有顾及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人文性质很强的学科。政策背景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必然要遵循制度性的教学要求,并且将这种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教学指导思想

想。如,在教学内容方面,更加具有知识含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得到了突出的重视,而知识含量似乎不高的作品解读被淡化。如此一来,本该侧重于文学审美力、想象力培育,以及个体生命体验挖掘的人文教学,被转变为非常枯燥、乏味的知识传授。这样的文学教育后果就是把“有道德感、有正义感、有感动能力,能够血脉喷张拍案而起的那些文学的理想读者塑造成为一些成熟老练、目光挑剔、什么也不在乎的理性读者。”^[3]这实在是悖于文学教育的本质。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和深刻地反省。应该承认,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在高等教育已大众化的背景下,文学教学要务实,但正如陈思和所说,大学还必须要有“大气象”,也就是说,大学还是一个务虚的地方。它除了要担负“培养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之外,还必须“起着提供新理想、新思维、新观念、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用”^{[4]89}。蔡元培先生“把教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现象世界’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它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也就是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是服务于眼前现实利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在‘现象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实体世界。它是用康德的理论前提,即人不只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人还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追求,一种形而上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念和信仰。”^{[4]132},因此,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4]382}。

我们必需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即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同时,又恰当对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使教学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不仅仅将培养“专门人才”当做教学的唯一任务。进一步说,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充分张扬人文性教育。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挖掘和展示“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3]引导学生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对民族、国家、人类的深切关注,对人性美、艺术美、自然美的不懈追求。比如,沈从文的小说能感动人除了其中的美,也还有下层人民的高尚情操和心灵,读了他的小说,更能使人理解人,更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努力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呈现着的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发掘其所蕴含着的精神资源。比如,鲁迅先生的反叛精神和怀疑眼光,以及傲视世俗傲视权威的启蒙立场,对反各种当代迷信十分有启迪作用。由此可见,在教学中张扬人文性,其实质是对当下我们所生活的精神空间的一种回应。它包含了对过度欲望化观念和趣味、精神

的犬儒化的理性批判,这无疑有利于健全的学生人格。

让我们再一次重温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的话吧:“在我们成为一个昆虫学学者之前,我们必需先学会做人”,所以,“大学必需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5]

三

坚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性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则涉及怎样在教学中渗透人文性等具体操作的技术环节。

文学的人文性来自于具体的文本,没有对文本的阅读、感受,所谓的人文性教育,将成为空谈。然而,现在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教师,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似乎是件多余的事情。在学生方面来说,置身于大众化时代,他们的想法很实际,而且受各种时尚趣味影响极大,“不读作品”似乎成了一种潮流。而对于教师,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时髦而宏大的“现代”、“后现代”理论批评话语的影响,课堂上很少会有针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其教学后果就是学生学到了一套套理论话语,而艺术感受力、审美力,对生命的感动能力,以及文学趣味甚至天真的本性却逐步丧失。基于此,在教学过程中,直面文本,强化学生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和重视教师对文本阐释方法的更新,应该成为我们教改的出发点。

首先,对学生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全面培养。其一,是提倡学生广泛而大量的阅读作品,提高他们对文本最直接的感悟能力、辨析能力,造就出对文本的敏感力。从这点出发,我不大赞成给学生开书目的做法。提供阅读书目,固然可以给学生指明方向,但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尤其是使他们失去了独立选择和判断能力的训练。其二,要培养学生深入分析、大胆质疑的能力。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是相当年轻的,作品的鉴赏标准、审美范式都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高度而凝固,即使是像鲁迅这样极少数被“经典化”的作家,其作品也仍然有重新解读的空间。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特别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独立思考,排除各种权威思想、观点,以自己的经验独立的鉴赏、分析和评判。第三,要将学生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与现实联系起来,使阅读行为获得当下感。当下性是现当代文学生命之所在,其挑战性、刺激性、迷人之处都在于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当代文学作品构直接成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精神空间,对它们的理解和

评价,就是对当代生活理解和评价。因此,在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时,要鼓励他们通过阅读,评判现实,与现实进行对话。文学因为这种介入的力量,显示出它的存在意义。

其次,教师对文本的阐释,要努力突破现代主义教学观念垄断的局面,代之以对话为主的后现代式的教学理念。毋庸置疑,目前文学课堂上的教学模式仍然是以“教”为主,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由教师主动实施的单向度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理念体现了现代知识观的特点,即知识是绝对的、可靠的、确定的,知识的本质具备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它反映了人们对人类理性的盲目乐观认同。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正是在此处对其反思、质疑和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知识是没有绝对的,知识是一种有差异的话语,是话语叙事的结果,是语言建构的产物。知识的发展也就是话语的丰富与意义的挖掘,是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的发展。认知过程不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直观、理性的接受,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反复进行对话和沟通。可见,现代知识观是一种知识的“授—受”关系,而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是通过对话而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它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平等,教师和学生要以彼此平等的地位进入知识场域,对话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只能产生“授”与“受”不平等的关系。只有长期不断地阅读、讨论、交流,学生解读能力才能得到不断提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一个可以直接交流、对话的巨大人文活动平台。

在人文学科逐步滑坡的时代,我们免不了惶然、困惑。然而,困境中往往隐藏着生机。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拾对文学的信心,深入思考,努力实践,积极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

参考文献:

- [1] 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一)[M]. 上海: 东方文艺出版社, 1997: 1.
- [2] 陈思和. 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3).
- [3] 吴晓东.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 北京大学学报, 2003(5).
- [4] 钱理群. 学魂重铸[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9.
- [5] 欧文·白璧德. 文学与美国的大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70-72.

责任编辑: 卫 华